

仿冒汽车配件价格仅为正品一成

普陀某汽配城一售假团伙被判刑并处罚金

因为正品和仿冒品的价格悬殊数倍甚至十来倍，仿冒品在市场反比正品热销，上海和广州的两家汽配店联手在沪销售假冒的大众和奥迪汽车配件。截至被上海警方和质监部门查获时，位于普陀区某汽配城的一个售假窝点销售假冒汽车配件已有两年时间。老板梁某交代，他从广州上家谢某手中进货再销售的总货款超过300万元，赚进利润约60万元。梁某和谢某还交代称，业内售假十分普遍，部分配件还流入正规汽车维修企业。经浦东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浦东新区法院对谢某和梁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缓刑三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和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

汽配店半途改行售假货

案发前，谢某和梁某分别在广州和上海经营汽配生意。两人起初买卖的都是原厂正品，激烈的市场竞争却使他们渐渐发现，仿冒品比正品更有利润。

他们到案后向检察官交代，原厂正品价格较高，客户不愿购买。例如上海大众公司出品的配件“汽缸床”卖两三百元，在广东地下市场，仿冒产品的进货价才十几元，谢某转卖给梁某的价格是21元，梁某再以26元出售给上海客户，价格仍仅为正品的1/10，吸引了很多贪图便宜的客户。所以，两人索性分别从2008年和2009年开始，改行专售假货，“除非客户特别说明要正品，我们才从4S店进货。大部分人来汽配城买就是冲着便宜，明知道是假货也无所谓。”

经他们之手，这些假冒配件流入许多上海汽配企业，其中不乏著名企业。



■ 图为汽配城一角

图 TP

查获大量假冒汽配件

2010年底，浦东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根据线索，在浦东北蔡镇联勤村一个仓库里，查获一批由梁某销往该址的假冒大众汽车的汽车配件。顺藤摸瓜，浦东警方和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总队又在汽配城内将梁某人赃并获，继而在广州抓获上家谢某。两家汽配店仓库里存放的大量假冒大众和奥迪的汽车配件被扣押。其中，仅经上海大众公司鉴定，两人店中被扣押的假冒大众汽车配件价值就超过60万元，另据审计认定，谢某已销售的假冒汽车配件金额为20余万元。

承办检察官表示，谢某、梁某二人违反商标管理法规，未经商标权人许可，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其行为均已触犯《刑法》第214条，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价格低得离谱定有猫腻

据谢某和梁某交代，一方面正品价格高，客户接受程度低，另一方面正品有统一零售价，汽配经营部销售利润较低，所以，汽配行业有许多商家知假售假。

检察官提醒，辨别配件真伪，首先可以看销售价格，低得离谱的一定有猫腻。其次看做工。以此次查获的假冒配件为例，正品的大众、奥迪标识十分清晰，图案中的圆形十分标准，假冒配件的标识则明显比较模糊，且圆形图案不标准。此外，有些伪劣产品外观虽无明显区别，但由于制作工艺差，内部易现裂纹、砂孔、夹渣、毛刺或碰伤。一些重要部件如总成类的化油器、分电器、发电机等，出厂时一般带有说明书、合格证，若无这些证书多半是假冒产品。

本报记者 孙云
特约通讯员 蔡顺国

明知「查得紧」仍继续售假

本报记者暗访涉案汽配城

原厂品的商户告诉记者，正品和仿品的滤纸不同，有的仿品甚至只卖七八元钱，看上去差不多，但过滤粉尘等杂质效果差，可能引发发动机堵塞，影响油气混合比，降低燃油效率。

在23幢一楼一家经营上海大众车型的汽配店，记者拿起两个斯柯达明锐车型的配套水泵。老板言之凿凿称均为原厂正品，水泵表面却很粗糙，有很多划痕和锈蚀，也没有外包装，与记者在4S店看到的正品存在很大区别，价格也只是4S店的1/3。斯柯达明锐车型配套雨刮器在4S店售价256元，在22幢一家汽配店里，外包装盒上印着斯柯达明锐标志的仿冒品价格只要20元，橡胶片较硬，使用中容易损坏。

此外，记者还发现，不少零配件都有猫腻。例如博世火花塞，虽然都号称是原厂正品，但不同店家的开价却相差几倍，最低的才10元。一个毫不忌讳出售高仿品的商户听说有同行只卖10元，也摇头笑答：“这样的东西来路不好说。”

40幢内一商户告诉记者，汽配城内有不少人售假，这些仿冒产品的采购者不仅包括上海本地汽配厂、全国各地的批发商户，甚至还有4S店。汽配厂和4S店从这里进货后，再加价60%卖出，普通消费者一般无法分辨，花大价钱也买不到原厂货，给车辆安全带来隐患。

本报记者 孙云

给舅舅拜年5年送上46万

——本市郊区一副镇长被外甥女婿“糖弹”击倒

反腐亮剑

外甥女婿孙某每到春节给舅舅拜年总是大手笔，8万10万年年不含糊。收礼的舅舅何许人也？本市郊区一个镇上分管土地规划、城市建设的副镇长宋某。正是这个承包村镇道路建设工程的包工头外甥女婿的金钱炮弹，轰塌了副镇长的权力防线……

是不是可靠。

帮自己人，肥水不流外人田

转眼到了2005年，宋某看孙某在这个事情上挺能沉得住气，对他不催不问的，比较沉稳。宋觉得可以帮帮他。于是有一天，他把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总李某叫到身边，叮嘱道：我的一个外甥女婿想做点工程，你这里如果有合适的，就分给他做点……李老板听了，自然是心领神会，当即表示照办。后来，不仅孙从李处接到了工程，而且还将接到的工程挂靠在李的公司下面。

就这样，通过宋的打招呼，孙断断续续地又从其他老板那里接了不少工程，赚了不少钱。而且在此过程中，孙一直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宋的外甥，宋也不失时机地向那些老板介绍他这位外甥女婿，久而久之，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之间的这层关系，很多老板就看在宋的面子上给孙做

工程，尽管知道孙没有资质。因为很多老板都知道，宋分管城建规划，镇里大一些的工程都是由下属部门报经其同意后提交镇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的，而一些小工程无需报经镇长办公会集体决定，只要宋这个分管副镇长同意就行了。有不少工程项目，都是宋利用其分管基本建设的职务便利，以时间紧、任务急为由，不组织招标，而是召集有关人员采取讨论议标的方式，将工程直接发包给孙挂靠的公司。

孙尝到了发财的滋味。他知道这一切来得太轻巧，宋才是他能够发财的“定海神针”。

春节拜年，糖衣炮弹击垮防线

2006年春节前一天晚上，孙某到宋某家里拜年。本来晚辈给长辈拜年，是人之常情，但这次孙的拜年却显得不寻常了。孙先是在客厅坐了一会儿，与宋聊了一会儿家常，聊着聊

着，孙便从皮包里拿出一捆用报纸包好的钞票来，塞在茶几的抽屉里，嘴里还说：过年了，东西也不给您买了，这些钱您买些烟酒和补品。宋心里知道，这捆钱不会是个小数目，单纯的拜年不可能这么多。他想推辞，但金钱的诱惑实在太大，假意说了几句不要后，便收下了。等孙走后，他打开一看，一共是8万元人民币。

就这样，2006年到2010年春节，孙以拜年的名义，分五次共向宋行贿共计46万元，前面两年每次8万元，后面三年每次10万元。宋照单全收，并全部用于私人开支。这些钱显然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人情往来的范围。

东窗事发，外甥女婿供出舅舅

2010年，检察机关在查办该镇农机站负责人邵某贪污受贿案中，发现了孙某在担任该农机站工作人员时与邵某有共同贪污行为。经过详细调查和审讯查明，两人在负责

农机采购过程中，虚报惠农补贴比例，多收农户购机款，违规收取管理费用收款不入账，共同贪污公款高达26万余元。此外，邵、孙两人还分别收受贿赂9万余元和20万余元。

在深入取证的基础上，办案组发现孙在担任农机站负责人、工作人员期间，还承揽了1300余万元的村镇道路工程。这里面有没有猫腻？在政策和法律攻势面前，孙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交代了为承揽该镇道路工程，分别于2005年至2010年春节前，分5次行贿给宋某46万元的犯罪事实。

其实，宋从孙被检察机关带走就已嗅到了山雨欲来的味道，但他还是心存侥幸，觉得孙是他的外甥女婿，应该不会供出自己。那些天，他的心里虽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外表上却故作镇定。他时刻注意着外面的风吹草动。很快，当区纪委和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站到他的面前，他知道自己完了。

到案后，在铁证面前，宋对接受孙贿赂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且还主动供述，在2003年底2004年初，有一个做土方工程的老板王某，为了请他帮忙介绍工程做，曾向自己行贿人民币1万元，这笔钱后来被他当做零花钱用了。

2011年5月，宋被开除党籍；9月，被开除公职。最终，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对宋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其构成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判决后，宋没有提起上诉。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冯剑

防线紧绷，要帮忙需多观察

宋某现年52岁，案发前是本市郊区一个镇的副镇长。虽然只是副镇长，但因其任职多年，手握土地、规划、城建大权，一些建筑工程企业老板常常将他奉为上宾，吃吃喝喝络绎不绝。宋心里清楚，这些企业老板无非是想从他那里获得工程项目，赚上一笔。在宋某看来，跟这些人打交道要小心谨慎，因为他们不是“自己人”。因此虽然到他这里讨生意的人很多，但宋始终没敢越过雷池，做事还算中规中矩。

但一个人的出现，使宋紧绷的权力防线不知不觉中松懈下来。这个人，就是他的外甥女婿孙某。

孙以前并不是搞工程的，早年曾为宋开过车。2003年前后在农机站工作。说来也巧，当2003年来赴任副镇长后，孙忽然拉起了一支工程队，开始承接一些修路筑桥之类的工程。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孙处心积虑的结果。他知道宋是棵大树，只要有这棵大树的护佑，他不愁没有工程做。果然，2003年底的一天，孙来到宋的办公室，一阵寒暄之后，转入正题，两人聊到了做工程的事情上来。孙便问宋：舅舅，我这段时间手里工程不多啊，日子很难过，您看您这边能不能帮我张罗几个工程做做？外甥女婿开口，宋一时也难以拒绝，便答应想办法帮孙接几个工程。但接下来的2004年，他并没有急于落实这件事，他还想再观察观察，看